



教宗本篤十六世
禮儀訓導彙編

Benedictus XVI.

目錄

寫在前面	6
1 2011年5月6日 教宗本篤十六世在梵蒂岡格肋孟廳 向出席宗座聖安瑟莫大學創校五十週年慶典大會 的參加者講話	8
1a 禮儀——祈禱——朝拜	12
2 2011年5月13日 教宗本篤十六世於宗座聖樂學院創校一百週年致 學院院長的信	27
2a 禮儀、民間的熱心敬禮	30
3 聖堂——天主及人的居所	39
4 聖事與聖儀	49
5 舉行禮儀的藝術、祈禱	97
6 禮儀、歷史	120
7 禮儀、傳統、進步	128
8 禮儀、主動參與	139
9 逾越奧蹟——禮儀——感恩聖祭	161
10 宇宙的禮儀——天上的禮儀	190



寫在前面



二零一八年六月廿九日
聖伯多祿及聖保祿節

《教宗本篤十六世禮儀訓導彙編》，是為所有基督徒或那些對教會禮儀有更多了解的人出版。本書收集教宗本篤在任時與禮儀相關的文獻、講道、公開講話及著作，由聖座教宗禮儀處整理及上載於互聯網，現今結集成書，惠及華人教友讀者。教宗本篤十六世堪稱「重視禮儀的教宗」，這位直接參與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簡稱：梵二）的神學顧問拉辛格神父（教宗本篤十六世），對梵二的討論及禮儀更新的進程及發展瞭如指掌。五十年後他被選為教宗，更希望在面對複雜的禮儀實踐及神學議題以他的口傳教授及模範作依歸。可是不少教友對梵二的禮儀更新的認識只及皮毛，更遑論以它來反省禮儀生活。因此，本書希望能達到兩個目的：首先向主內的兄弟姊妹闡釋禮儀與我們信仰生活的密切關係，並希望梵二禮儀更新的真意能貫徹於教會的禮儀生活；其次，為中華教會的司鐸及修生們提供深入的禮儀反省，引發更多神學、禮儀及牧民的探討；也有助預備慕道班課程及相關題目的講道。

本人深感不配為教宗聖父的訓導集中譯本寫序，但又不禁推介本書的衝動，只好寄語「寫在前面」，鼓勵讀者享受本書。

梵二教會一直秉承與時俱進（Aggiornamento）的態度，致力重視教會禮儀傳統，也配合現代社會及文化的表達。這解釋了在一個多元主義的世道下，很多立場和當代禮儀措施之由來，亦是作為在世基督徒必須面對的張力。讓我們能深入理解教宗本篤的禮儀訓導，在俗世主義和相對主義的世代認識真理，明辨歷代慈母教會的禮儀，更有勇氣確立我們的信仰傳統。這讀本由籌備到出版，適逢教宗本篤十六世榮休（2013年2月28日），深信更為此書加添新一重意義。

天主教會一直重視「傳統」，這亦解釋了為何教會有不同禮式的出現，但教會的堅持，卻被部份信友指責為復辟舊禮（梵二前禮儀），為梵二禮儀革新開倒車。這種觀點嘗試將梵二前後的神學及信仰互相對立，甚或矮化教會過去的信仰傳統。這使筆者想起，在一個分享梵二禮儀更新五十週年的討論會議上，一位講者語帶憂鬱地指出，梵二前的禮儀一直只重視聖事，忽略聖經的重要性。他視梵二為基督徒的出谷，因為慈母教會過去不重視聖言。但是，「試問連天主聖言本身，在禮儀中才成為真正的宣講。」（見第8章 禮儀、主動參與）教會怎會不重視聖言？這種充滿扭曲的梵二更新的詮釋，以否定過去來肯定現在的方法，已被視為常規而不是異數。當我們很多時不自覺地把眼前的表象放大，而無視其背後的癥結。《教宗本篤十六世禮儀訓導彙編》正是挑戰我們主流的禮儀生活方式和價值觀。

三年前，本訓導彙編的第一部曾贈送給所有參與本人晉鐸慶典的兄弟姊妹。現已完成所有校對工作，便編印成書，這次出版實有賴編輯小組的付出。全文是由意大利原文翻譯，十分感謝羅綺華姊妹的合作，李子忠兄弟為本書的修訂也付出了不少心血。本人也十分感激陳日君樞機晉見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時，親自把本書交給教宗聖父，並請他留下親筆簽名。我亦借此機會向斐林豐神父致謝，他日以繼夜與本人不斷翻閱校對內容。最後，本人感謝上主，賜給我外婆和父母，他們的養育和犧牲使本人能安心回應慈幼修道及司鐸召叫，全程投身教會及修會的使命。

深願本書能引發更多教友反思有關禮儀更新的議題，尤其是整個天主子民如何真正實踐梵二精神，讓普世教會成為福澤人羣的喜訊。我亦特別希望所有對禮儀有興趣的人士一起鑽研和倡議不同關心神學及禮儀的議題，並時刻作禮儀牧民和神學的反省。

慈幼會會士
張心銳神父
寫在香港仔工業學校

1. 2011年5月6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梵蒂岡格肋孟廳向出席宗座聖安瑟莫大學
創校五十週年慶典大會的參加者講話

最可敬的樞機主教、
可敬的院長神父、
可敬的校長、
各位尊敬的教授、
各位親愛的同學：

本人很高興歡迎各位出席慶祝宗座禮儀學院創校五十週年而舉行的第九屆國際禮儀大會。我衷心向每一位問好，特別是名譽校長沃爾夫（Notker Wolf）院長神父，感謝他代表大家向我誠切致候。

真福若望廿三世順應禮儀運動的要求，給教會的祈禱生活注入一股新動力和新氣息，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召開前不久，並在會議舉行期間，曾表明希望設於羅馬亞文蒂山上的本篤會禮儀學院，能成為一個學習和研究中心，以確保大公會議的禮儀改革能有一個穩固的基礎。

事實上，大公會議召開前，禮儀改革的迫切性不斷浮現，這也是不同主教團所提出的要求。另一方面，那引發禮儀運動的強烈牧民需求，也要求透過採用本地語，去鼓勵和誘使信友更積極參與禮儀。同時，教會也需要就不同文化，尤其是傳教地區的禮儀本地化問題，作深度的研究。

此外，一開始我們已感到需要更深入研究禮儀的神學基礎，以免陷入禮節主義或助長主觀主義，並防止主禮者自作主張，好使這改革能符

合天主啟示和秉承教會的傳統。教宗若望廿三世，為了回應這些需要，並在他的智慧和前瞻精神的啟發下，創立了本禮儀學院，更隨即將它升格為「宗座」學院，標示出它與聖座的特殊連繫。

各位親愛的朋友，我們為這創校金禧舉辦的會議所選的標題「宗座禮儀學院的回顧與前瞻」，實在也饒有意義。有關回顧，我們必須察覺到天主聖神在半個世紀以來所產生的豐碩成果，我們要為此感謝那一切美好的賜與者，儘管在實際執行改革時，我們中間也曾出現過誤解和差錯。我們不能忘記那些創立本學院的先鋒：包括 Cipriano Vagaggini 院長、Adrien Nocent 院長、Salvatore Marsili 院長和 Burkhard Neunheuser 院長，他們接受了創校教宗的懇請，尤其在頒布《禮儀憲章》後，致力研究「耶穌基督司祭職務的施行—亦即禮儀行動；在這行動中，人類的聖化藉有形可見的標記來表達，並按各標記所代表的而實現出來；在禮儀中，整個公共敬禮經由耶穌基督的奧體——包括首腦及其肢體——得以完成」（《禮儀憲章》n.7 修訂譯文）。

我們也「回憶」本禮儀學院的歷史，五十年來在禮儀學術方面所作的培育工作，為正致力推行梵二改革的教會作出貢獻。本學院所提供的培育，包括如何舉行神聖奧蹟、聖儀、聖道禮，禮儀原始資料，教會訓導，基督徒合一需求的歷史，以及一個穩固的人學。

有賴這重要的培育工作，許多考獲博士和碩士學位的畢業生，現今正在世界各地為教會服務，推動天主子民透過禮儀展現出教會的祈禱生活，教會的禮儀彰顯基督在人類中間的臨在，將作為救恩史要素的特性表露無遺。

事實上，大公會議的禮儀憲章讓我們清楚看到禮儀的神學性和教會性這兩個特性。禮儀慶典同時彰顯出主的臨在和教會的面貌，兩者在禮儀聚會中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在禮儀聚會中，基督重演死亡和復活的逾越奧蹟，而已受洗的天主子民則從這些救恩泉源中吸取活水。教會的禮儀行動中有基督積極的臨在：透過基督親自在聖事中的行動，

以感恩聖事為中心，不斷實現自己在人間所完成的。

至於「預視」一詞，把我們的目光帶到新的視野。教會的禮儀超越「大公會議改革」本身（參見禮儀憲章，1），它的目的，其實主要不是改變儀式和經文本身，而是要改變思維，使舉行基督逾越奧蹟成為基督徒生活和牧民工作的中心。

可惜有時連我們身為牧者和專家的，竟視禮儀為需要改革的對象，而不是那能革新基督徒生活的主體，誠如真福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其《二十五年宗座書函》所說的：「在禮儀改革和整個教會生活的革新之間，有著非常密切和重要的關係。教會在禮儀中得到生命的力量」。他在這書函中指出，禮儀是教會所有行動的活躍心臟。天主忠僕保祿六世提及教會的崇拜時，以簡潔的話肯定說：「我們從信仰之律走到祈禱之律，由祈禱之律帶我們進入行動和生活之律」（獻燭禮講話，1970年2月2日）。

禮儀是教會行動所趨向的頂峰，同時也是教會一切力量的泉源（參看禮儀憲章，10），禮儀慶典的境界成了一個偉大的教育家，教導我們要奉信仰和恩寵為一切之首。禮儀是教會活生生的傳統卓越的見證，忠於它原來的任務，在人類日常生活中的「今日」使「救贖的工程」臨現，正確和恆常地活出「優良傳統」和「合法進展」兩者之間的關係，正如大公會議禮儀憲章 23 清楚地解釋。

大公會議的教長們願意在其改革方案中，保持這兩方面的平衡，即在歷代的偉大禮儀傳統與未來的禮儀發展之間，保持平衡。可惜，傳統和發展二者有時笨拙地被對立起來。但其實這兩個概念是相輔相成的：傳統是一個生活的事實，因此本身也包含發展、進步的原則。這就彷彿如同傳統的河流，帶著那來自源頭的泉水，朝著溢口流去。

親愛的朋友，我相信這禮儀學院將繼續以更新的動力服務教會，完全忠於那豐富而珍貴的禮儀傳統，以及梵二所期望的改革，遵從《禮儀

憲章》和教會訓導當局所頒發的指引。基督徒禮儀是那實現在基督身上的許諾的禮儀，也是希望的禮儀，是邁向世界轉化的禮儀，這轉化將會在天主成為萬物之中的萬有時發生（參見格前 15:28）。

靠著童貞瑪利亞——教會之母的轉求，並與天上的教會和本學院主保聖本篤和聖安瑟莫一起，我懇求天主賜與各人宗座的遐福。謝謝各位。



1a. 禮儀——祈禱——朝拜



2006年8月31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岡道爾夫堡與阿爾巴諾教區司鐸會晤

我認為剛才您提及的內修生活，對於我們身為司鐸所作的服務是必需的。我們預留時間作祈禱，那並不削減牧民工作的時間，因它本身就是牧民「工作」，也是為他人祈禱。「牧者通用」的禮儀經文，把「常為弟兄祈禱」（“multum oravit pro fratribus”）視為善牧的特徵。牧者正是一位常常祈禱的人，他在上主前為他人祈禱，也代替他人祈禱，因為他們不懂得祈禱，或不願祈禱，或是找不到時間祈禱。這正好說明，與天主交談是一項牧民工作！

因此，我說教會給予我們甚至幾乎強制我們，當然像一位好母親，為天主騰出時間，去履行兩項我們份內的義務：舉行彌撒聖祭和誦念日課。其實盡這本份不僅是用口誦念，更是聆聽上主在時辰誦禱禮中對我們說的話。我們需要把這聖言內在化，留意上主透過這些話想告訴我什麼，然後在誦讀日課的讀經二中，聆聽教父或大公會議的詮釋，又以聖詠懇切地祈求天主，透過這些聖詠參與那萬古常新的祈禱。舊約的天主子民與我們一起祈禱，我們也與他們一起祈禱。我們與主耶穌一起祈禱，因為祂正是聖詠的主題。我們與古往今來的教會一起祈禱。我認為用作時辰誦禱的時間非常寶貴。教會竟給予我們這個自由時間，這個與天主一起生活的自由空間，同時也是為別人而生活的空間。

因此，我認為必須將這兩件事，即舉行彌撒時真正與天主交談，以及時辰誦禱，看作教會賜給我們內修生活的自由空間，作為我們的財富珍而重之。正如我之前說過，透過這些祈禱，我們不但跟古往今來的

教會相遇，而是與主交往，祂向我們說話，並期待我們回應。我們這樣學會參與那萬古常新的祈禱，並與人類相遇。我們可想到聖詠、眾先知的說話、主和宗徒們的說話，以及教父的詮釋。今天我們在日課中念到聖高隆龐關於基督是我們飲用的「活水」泉源的美妙詮釋。在這祈禱中，我們也體驗到今時今日天主子民的痛苦。這祈禱讓我們反思每日的生活，教我們與今日的人交往。這交往被每日的禮讚所光照，所以我們與別人相處時，不只是帶著自己個人有限的智慧、帶著我們對天主的愛，而是學習透過天主的話，把天主帶給他們。他們所渴望的，就是我們把聖高隆龐今天所講的「活水」帶給他們。眾人都饑渴。人們設法以不同的消遣去解除自己的渴求，卻明知這些消遣並不是他們所需的「活水」。主才是「活水」的泉源。主耶穌在若望福音第七章中說：凡信的人都將成為「泉源」，因為他從基督喝到這水。這「活水」（38節）在我們內，為他人成為源源不絕的水泉。因此，我們在祈禱中、在舉行彌撒聖祭、在讀經中，喝取這活水，我們設法從這泉源裡汲水，好使它在我們內成為一道水泉。當我們內心有了這「活水」，有了這神聖的事實，即那降生成人的主耶穌，我們才能消解今日人們的渴求，才能恰當地回應現代人的需要。

2006年11月9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與瑞士主教會晤的講辭

牧民工作的基本職責，就是教導人們祈禱，並且自己常加以學習。今日的祈禱學堂、祈禱小組，方興未艾，可見人們趨之若鶩。許多人由其他地方尋找默想的法門，以為在基督宗教無法找到神修的幅度。我們必須重新向他們展示，這神修幅度在基督宗教中不但存在，而且更是一切之泉源。我們必須朝著這個目標，增加這類祈禱學堂，一起祈禱；在那裡我們可以學會個人祈禱的各層面：如何靜默地聆聽天主、怎樣藉聆聽而深入天主的話，探進祂的靜默中，細看天主在歷史和我

們身上所做的一切；明白祂在我生命中所用的口吻，然後學習在祈禱中以新舊約內美妙的聖詠禱文去回應天主。我們自己不知向天主說什麼，但天主卻把我們要說的話賜給了我們：聖神已為我們編撰出祈禱的話語；我們可以探入這些話，並用這些話祈禱，如此學會個人的祈禱，不斷進一步「學習」天主，那麼我們便能完全地肯定祂，即使祂默不作聲，我們也可在祂內感到喜悅。這種與天主的親密交往，這種天主臨在的經驗，常能令我們重新體驗基督宗教的偉大之處，並幫助我們克服生活上的一切挫折，日復一日地在喜樂和痛苦中，不斷承受，不斷去愛，活出並實現這份契密經驗。

從這角度來看，我認為禮儀也具備教人祈禱的特性：主在這禮儀中親自教導我們祈禱，我們在禮儀中，不論那是簡樸、只得幾位信徒參與的禮儀，還是我們信仰的大慶節，我們都是與教會一起祈禱。我在最近幾次會晤中重新理解到，不論是靜默中與天主接觸，還是參加宗教慶典，對信友來說都同樣重要：能參與慶節實在非常重要。世俗的人也有自己的節日。尼采甚至曾這樣說：唯獨天主不存在，我們才可以慶祝。這種說法實在荒謬，因為唯獨天主存在，並與我們有所接觸，我們才能有真正的慶節。我們認識這些信仰的慶節如何能舒展人靈，振奮人心邁向未來。在我前往德國、波蘭、西班牙作牧民探訪期間，我重新體會到這一點：在這些地方，信友慶祝他們的信仰，而信仰也陪伴和領導信友。

2007年2月22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與羅馬教區的堂區主任司鐸和神職人員會晤

主在禮儀中教導我們祈禱，祂先給我們說話，繼而在感恩經中讓我們參與祂的生命、十字架和復活的奧蹟。聖保祿宗徒曾說：「我們不知道我們如何祈求」（羅 8:26），我們不懂得如何祈禱，向天主說些什

麼，所以天主藉聖詠，藉神聖禮儀的美妙禱詞，尤其在感恩聖祭中，賜給我們祈禱的話語。祂藉這一切教導我們祈禱。透過聖神在歷代啟發而編撰出來的祈禱，我們參與基督與天父的對話。因此，禮儀首要是祈禱：先是聆聽，然後藉答唱詠和教會的祈禱，尤其藉偉大的感恩經，作出回應。倘若我們以「祈禱」的態度舉行禮儀，與基督的奧蹟，並與聖父和聖子的對話結合，我們才是妥善地舉行了禮儀。如果我們以這種方式舉行感恩聖祭，先聆聽，然後回應，即以聖神指示我們的說話來祈禱，我們就是妥善地舉行感恩聖祭。人們看見我們共同祈禱，必然受到吸引，加入天主子女的行列。

2007年9月9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探訪聖十字修院所作的講話

我很高興在前往「奧地利偉大之母」大殿（Magna Mater Austriae）朝聖旅程中，有幸也到訪聖十字修院（Stift Heiligenkreuz）。這裡不但是前往「聖母聖殿」（Mariazell）的「聖路」上的重要一站，更是世界上最古老、一直從未間斷地運作的熙篤會隱修院。我到這個歷史悠久的地方來，是要引起人們注意聖本篤的重要訓示，熙篤會會士也是按聖本篤的會規生活的。聖本篤曾明確吩咐說：「不要把任何事情置於神聖日課之上。」

因此，在一所依循聖本篤精神的隱修院中，隱修士以隆重團體詠唱形式向天主所作的祈禱一定享有首要地位。感謝天主，祈禱的不單只有隱修士，其他人也祈禱：小孩、青年、長者、男女，不論已婚與否，每一位基督徒都祈禱，至少他們都該祈禱！

然而，在隱修生活中，祈禱尤其重要：祈禱就是他們專務的核心。事實上，他們是專務祈禱的人。教父時代，隱修生活被形容為天使式的

生活。他們認為天使主要的特徵就是朝拜者。他們的生活就是朝拜天主。隱修士也該如此生活。他們祈禱首要不是為求得到什麼，只因為天主堪當受到欽崇。就如幾個聖詠所說的：“Confitemini Domino, quoniam bonus!” ——「請你們向上主讚頌，因為祂是美善寬仁，祂的仁慈永遠常存。」比方聖詠 106:1 這樣的祈禱沒有什麼特別目的，為的只是事奉天主，因此恰當地稱為“officium”（事奉）。它是隱修士們最超卓的「事奉」，「神聖的事奉」。這事奉是向天主聖三呈上的，天主聖三在一切之上是「堪享光榮、尊威和權能的」（默 4:11），因為祂奇妙地創造了世界，並以更奇妙的方式把它更新。

獻身修道者的事奉，同時也是對人們的神聖服務和見證。每一個人在內心的深處，不論他意識到與否，都渴求終極的滿足，那最大的快樂，最終即是渴求天主。在隱修院裡，團體每天多次聚在一起，為的是讚美天主，它見證著人們這原始的渴望不會落空：創造者天主沒有把我們人類棄於恐怖的黑暗中，讓他們摸著黑，拼命尋找一個基本的終極意義（參閱宗 17:27）；天主沒有把我們遺棄在一個什麼都沒有、沒有意義，最終只是等待死亡的荒漠裡。絕不會！天主透過祂的聖子耶穌基督的工作，以祂的光照亮我們的黑暗。在祂內，天主帶著祂整個的「圓滿」進入我們的世界（參閱哥 1:19），祂是我們所渴望的一切真理的根源和高峰。

我們的光明，我們的真理，我們的終向，我們的滿足，我們的生命——這一切都不在乎一套教義，而是那位耶穌基督。天主先尋找和渴望我們，遠遠超過我們尋找和渴望祂的能力，祂甚至已找到及救贖了我們！所有時代、民族、哲學、宗教和文化中的人，最終都會與死而復活的天主子張開的雙眼，四目交投；祂敞開的心就是愛的圓滿。基督的目光，是天主愛情的注視。有一個祭台上的十字架苦像（這羅馬風格的原作品現存於 Sarzano 的主教座堂），其目光是注視著每一個人的。事實上，上主定睛看著我們每人的心。

隱修生活的核心就是朝拜天主——即天使式的生活。但隱修士們都是活在世上的有血有肉的人，聖本篤在「祈禱」（ora）這基本要求上，加上了「工作」（labora）。按聖本篤和聖伯爾納鐸的理念，隱修院的生活，除了祈禱的部分，就是工作，即按造物主的意願耕作大地。因此，每個世代的隱修士，雙目既注視天主，更雙手努力耕作，使大地變成美麗的居所。保護和挽救大地的工作，正源自他們注目仰視天主。在祈禱和工作交替的節奏中，度獻身生活的團體，為天主作見證：見證祂在耶穌基督內看顧著我們，而人類和世界在祂的垂顧下變得更美好。

誦念時辰頌禱的不只是隱修士，教會從隱修生活的傳統中，把誦念日課推廣至所有男女修會，以及神父和執事。所有男女修會，神父和執事——當然主教也不例外——在每天的祈禱「事奉」中，向天主呈上讚美詩和聖詠、頌謝和沒有特殊目的的懇求。

各位聖職內親愛的司鐸和執事弟兄，各位度獻身生活的弟兄姊妹，我知道我們也需要律己，有時甚至要克勝自己，才能篤守不渝地誦念日課；但透過這事奉我們同時也獲益良多：多少次在誦念日課時，我們的疲累和灰心逕自消散！對恆心讚美和朝拜天主的人，總不缺上主的祝福。一句奧地利的名言說得對：「一切全賴天主的祝福！」（“An Gottes Segen ist alles gelegen.”）

2008年3月22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於復活節夜間禮儀在梵蒂岡大殿的講道辭

古時教會有一個習慣，當主教或神父向信友講道後，會高聲說：“*Conversi ad Dominum*”——「請你們轉身向主」。這話的意思主要是請信友朝向東方，太陽升起的方向，因為日出象徵基督再來，而我

們在感恩聖祭中要與祂相聚。若因了某些緣故，不能朝向東方，人們便會朝向位於教堂拱壁的基督畫像，或朝向十字架，好能在心中轉向主。因為這樣做最終是要作一個內心的轉向，即將我們的心神轉向耶穌基督，轉向生活的天主，轉向真光。這與另一個籲請相關，即我們今日在誦念感恩經之前向信友團體仍然說的：“Sursum corda”——「請舉心向上」，放下一切操心、慾望、焦慮，及使我們分心的事情。請你們舉心向上，高舉你們內心的深處！這兩句話有如呼籲我們重宣自己的洗禮：轉向主，我們需要時常不斷在思想和行動上離開錯誤的方向。我們經常需要再次轉向主，祂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們不斷需要「皈依」，一生完全轉向上主。我們需要不斷使心靈擺脫重力，免得它被吸引下去，卻要從心內將它高舉，置於真理和愛內。在這個時刻讓我們感謝上主，因為祂藉著自己的話和聖事的效力，幫助我們返回正確的方向，吸引我們的心靈向上。讓我們這樣向祂祈求：主，請使我們成為逾越的人，光明的男女，充滿著祂的愛火。亞孟。

教宗本篤十六世寫於個人著作全集首卷「禮儀神學」的序言

(J. RATZINGER, *Opera omnia. Teologia della Liturgia*,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Città del Vaticano 2010, p. 5-9)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以討論神聖禮儀的大綱作開始，並於1963年12月4日，以憲章的規格鄭重地表決通過，成為這重大教會會議的初果。以禮儀課題作為大會開始的工作，而禮儀憲章更成了第一個成果，驟看之下這似乎純屬偶然。教宗若望廿三世召集一眾主教相商，在這個經歷萬變的時代為基督宗教重新定位；對他這決定大家都欣表贊同，但他沒有提出一個既定的會議大綱。籌委會收集了一大堆計劃，卻萬無頭緒，未能從眾多建議中找到應採取的路向。在這些建議當中，有關禮儀的內容似乎爭議較少，因而即時被認為合適：它就好像一種練習，讓主教們學會大公會議的工作方法。

初看下這似乎純屬偶然的事，就議題的重要和教會責任的先後優次來看，卻是最正確不過的。以「禮儀」這議題作開始，無疑地一切都以天主為先，有關天主的議題獨佔首位。禮儀憲章開宗明義說，天主是在一切之上。若決定的要素不是聚焦在天主，一切便會失去方向。聖本篤會規有云：“Ergo nihil Operi Dei praeponatur” 43,3：「不要把任何事情置於神聖日課之上」，這對隱修生活而言固然格外重要，但對教會和個人生活而言，各按其實況也屬優先之列。在此提到“orthodoxy”這個字，可能會對我們有點幫助：這字的後綴來“doxa”，原意不是「見解」，而是「光輝」、「榮耀」：不是指對天主要有正確的「見解」，而是指光榮天主、回應天主的正確方法。這是人開始正確地認識自我時會提出的重要問題：我應如何與天主相遇？因此，學習正確地欽崇——亦即光榮天主的正確方法（orthodoxy）——首先是信仰所恩賜的。

當我經過幾番猶疑，最後決定接受輯錄我所有著作的出版計劃時，我立即清楚明白：我需要參考大公會議所採用的優次，因此第一本出版的書應是我對禮儀所寫的著作。自我年幼時，教會的禮儀對我來說是我生命的核心活動，及至在 Schmaus、Söhngen、Pascher 及 Guardini 等神學大師的指導下，禮儀更成為我神學研究的核心。我選擇主修基本神學，因為我尤其想徹底鑽研一個問題：我們為什麼相信？但這個問題一開始就包括另一個問題，我們應怎樣回應天主，亦即有關事奉天主的問題。我的禮儀著作正正要由此來理解。我對禮儀學的個別問題雖然不大關注，但我特別專注禮儀與我們信仰的基本行為的關連，以及它在我們整個人性生活上的地位。

本冊現輯錄的，是我多年來在各場合和從不同觀點對禮儀議題上的立場，一般都是小至中型的著述。所有著述就是這樣產生的，隨後我感到有需要作一個整合，遂於 2000 禧年發表了名為《禮儀的精神——導讀》（*Der Geist der Liturgie. Ein Einführung.*）一書，亦成了本冊的主要內容。（譯者按：2013 年中譯本以《禮儀的真諦》作書名出版）

可惜，差不多所有書評都只集中於同一章：「祭台與禮儀祈禱的方

向」。書評的讀者因而感到，這本書只是有關舉行感恩聖祭的方向，而其內容則被以為是在彌撒聖祭中企圖復興以往「司祭背向信友團體」的習慣。書的內容被歪曲，使我曾經想過刪去這一章（二百頁僅僅佔九頁），好能將討論帶回我在書中真正，且一直有興趣討論的議題上。

本來這是很容易辦到的，因為與此同時有兩個與這議題相關的佳作出版，澄清教會首個千年來的祈禱朝向，十分具說服力。我認為 Uwe Michael Lang 的著作尤為重要：*Conversi ad Dominum. Zu Geschichte und Theologie der christlichen Gebetsrichtung*. (English Translation: *Turning Towards the Lord: Orientation in Liturgical Prayer*, Ignatius Press, 2005)。另外，Stefan Heid, “Atteggiamento ed orientamento della preghiera nella prima epoca cristiana” (in *Rivista di Archeologia Cristiana*, 72, 2006) 也作出重大而獨特的貢獻，包括許多原始資料和書目，大大增進和說明了這議題。

這一切的結果十分明顯：司祭與會眾在祈禱時面對面，這主意只在現代基督宗教出現，在古時卻完全格格不入。司祭與會眾當然不會面向對方祈禱，而是面向同一個上主。因此在祈禱時他們朝著同一方向：一是朝向東方，作為主將要來臨的宇宙象徵；在不可能情況之下，便朝向教堂拱壁上的基督畫像，或朝向十字架，又或單單朝向天空，正如主在受難前夕，在祂的司祭祈禱中所做的一樣（若 17:1）。幸好在我的著作最後的一章，我在有關問題上所提出的建議，漸漸產生作用：我們無需作新的改變，只需要簡單地將十字架放在祭台中央，在司祭和信眾一起也可看見的地方，這樣可帶領大家面向上主，一起向上主祈禱。

我也許就這事再次說得太多了，其實那僅是該書中的一個細節，我大可以把它省略。該書的基本目的，在於將禮儀置於我設法闡述的三個重要範疇的關係上，遠離那些常執著於狹隘形式的問題以外；這三個範疇是每個課題所共有的。

首先是舊約和新約的密切關係；若與舊約的承傳脫離關係，基督徒的

禮儀定必完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第二個範疇就是與世界各宗教的關係。還有第三個範疇：禮儀的宇宙特性，因為禮儀不只是某個或大或小的人群的聚會，它有更深層的象徵意義；禮儀是在整個宇宙的幅度中舉行的，它在同一時間涵蓋整個創造和歷史。這正是祈禱朝向的意思：我們向救主祈禱，祂也是創造者，因此在禮儀中存在著對受造世界的愛以及我們對它的責任。

如果我這禮儀文集的新出版，能有助明白我們禮儀的廣闊境界，並能摒除某些關於外在形式的狹隘爭議而重正其位，我定會感到很高興。

最後，我感到需要表達我的謝意。首先我要感謝 Gerhard Ludwig Müller 主教，他負責「全集」（“Opera omnia”）的整項計劃，他在人事和體制方面製造了條件把它實現。我特別感謝 Rudolf Voderholzer 教授，他投放了許多額外時間和精力，搜集我的文章和把它們分類。我也要感謝不斷協助他的 Dr. Christian Schaler。最後，我衷心感謝 Herder 出版社，他們以很大的愛心和細心，承接這既艱巨又辛苦的工作。但願這一切有助人更深入明白和莊重地舉行禮儀。「喜樂於上主，就是我們的力量」（厄下 8:10）。

2008 年 6 月 29 聖伯多祿及聖保祿節寫於羅馬

教宗本篤十六世，〈世界之光〉，
梵蒂岡出版社，2010年，215頁

問：教宗閣下，你曾語出驚人的說過，信仰和教會的終向，取決於「與禮儀的關係」。局外人可能會認為：難道在彌撒中採用什麼經文，做出什麼姿勢和動作，不都是些次要的問題麼？

答：教會在許多事情上成為有形可見的：例如透過 Caritas 明愛機構和各種傳教事業，但最能真實地體驗教會的地方就是禮儀。的確應當如此。畢竟教會的意義，就在於讓世人轉向天主，並讓天主進入世界。禮儀行動表示我們相信天主來到我們中間，而且我們也觸摸到祂。我們在這行動中做了最重要的事：與天主接觸。祂來親近我們，而我們由祂獲得光照。

在禮儀中，我們得到教導，並從兩個途徑獲得力量：一方面，透過聆聽祂的話，就像我們親耳聽到祂在說話一樣，祂給我們指出應走的道路；另一方面，在變成了聖體的麵形下，祂親自把自己賜給了我們。當然說話和身體姿勢可以有所不同。例如東方教會所用的動作有別於我們用的。在印度，我們共用的同一動作，有時可能帶有其他意思。重要的是當中確實包含天主的說話和聖事的現實；我們也不該以冷漠或衝動的方式，去探究天主的思想和言語；禮儀也不該淪為一種自我表現。

問：禮儀是否一件有規定、預先確立的事？

答：對。不是我們要做些什麼，不是去展示我們的創意，做一切我們懂做的。因為禮儀不是表演，不是戲劇，不是引人注目，而是由天主汲取生命。這一點更應成為顯明的。因此禮儀的確立形式，是非常重要的。在具體細節上，我們對這形式可作革新，但這確立形式並不是團體每次都該重新創作的。正如我之前所說，禮儀並不是自作自為，

而是走出自我，將自己奉獻給天主，讓祂觸動我們。在這意義下，不但這形式的表達，而且它的團體性和一致性，也很重要。禮儀在不同的禮制中可以有異，但必須具備一些既有原素：即由教會圓滿的信仰、完整的傳統和豐盈的生活溢流而來，而不單是來自當下的潮流。

問：我們應在禮儀中保持被動嗎？

答：不，正因這樣的安排激勵我們擺脫自我，脫離當下凡俗的境況；置身圓滿的信德內，設法體會它，切身參與其中，令感恩祭變得莊嚴美麗，洋溢著喜樂。

這種情況尤其見於德國巴伐利亞，例如透過聖樂的興旺，或透過當地洛可可建築和藝術風格洋溢出的喜樂。最重要的是一切都很美，但常有利於那先存的既有原素，而不是硬要做些我們想做的事情。

2010年10月29日教宗本篤十六世於格肋孟廳在郭迪尼 “Romano Guardini”基金會主辦的大會上發言

郭迪尼（Guardini）從事年青教育的同時，也嘗試重新探索禮儀。對他來說，重新發現禮儀，就是重新發現在每個獨特人性整體內的靈肉合一，因為禮儀行動常是同時時間內身體和精神一起的行動。透過身體和團體性的行動，祈禱便會擴展，顯出整個禮儀事實的合一性。禮儀是個象徵行動，象徵基本上是精神和物質的結合。若把兩者分開，這結合便會消失，世界便會分割成精神和肉體、主體與客體的二元對立局面。Guardini 深深相信，人同時是活於肉體的精神，活於精神的肉體。因此，禮儀與象徵，導引人回到自己的本質，最終即領他透過朝拜而到達真理。

**2011年3月10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與羅馬教區堂區主任司鐸舉行「聖言誦讀」**

最後一段說：「他說完這些話便跪下同眾人祈禱」（宗 20:36）。他的講話最後成了祈禱，保祿更跪了下來。聖路加提醒我們：耶穌在橄欖山園也是屈膝祈禱的；路加也告訴我們聖斯德望為信仰致命時，也屈膝祈禱。跪下祈禱即是在我們的軟弱中朝拜天主的偉大，感謝祂在我們軟弱時深愛著我們。這點正反映出保祿宗徒在致斐理伯人書的一句話，他把這出自依撒意亞先知書第 45 章的話套用到基督身上：整個世界，天上、地上和地下的一切，都要向以色列的天主屈膝（參閱依 45:23）。聖保祿更解釋說：基督自天降到十字架上，是最終極的服從。在這時刻先知的話應驗過來：在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面前，整個宇宙、上天、地上和地下的一切，無不屈膝叩拜（參閱斐 2:10-11）。祂實在表達了天主的真正偉大。天主的謙遜、這為我們釘在十字架上的愛，給我們顯示天主是誰。我們在祂面前屈膝叩拜。下跪不再是奴役的表示，而是代表自由，它帶給我們天主的愛，得救的喜樂，與上天下地和整個宇宙一起朝拜基督，與基督結合，因而獲得救贖。

**2011年12月22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同羅馬教廷人員交換聖誕賀辭發表的講話**

普世青年節當中，那一直是最自然、最核心，並構成它神修泉源的第三個元素，就是朝拜。英國之旅令我最難忘的時刻，就是當成千上萬的人來到海德公園——大部分是年青人——在主真實臨在的至聖聖體前，以虔誠的靜默作為回應來朝拜祂。同樣的事情，規模較小，發生在薩格勒布，而且一再發生於馬德里：經過一場幾乎令晚上的聚會大剝風景的暴風雨，擴音器都無法正常運作。天主無所不在，這是千真萬確的。然而復活基督身體的臨在，又是另一回事，是一件嶄新的事。

復活的主走進我們中間。因此我們只好與多默宗徒一起說：我主、我天主！朝拜聖體首先是信德的行動——是本身發信德的行為。天主並不是一個可真可假的宇宙起源說。祂實在在那裡。祂既然臨在，我就在祂面前鞠躬。我們的理智、意志和心神也就向祂開放，並以祂為起點。在復活的基督身上，是降生成人的天主，祂為愛我們而受苦。我們明認天主藉肉身對我們顯示祂的愛，我們與祂一起去愛，就是明認這事。這就是朝拜，且在我們的生命中留下烙印。只有這樣做，我才可以正確地舉行感恩聖祭，堪當地領受主的聖體。

2012年4月5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聖週四主的晚餐感恩祭的講道辭

宗徒們聽見耶穌祈禱的一些片段，並留意到祂的態度。兩者深深地印在他們的心靈上，他們再傳給世世代代的基督徒。耶穌稱呼天主為「阿爸」，意即宗徒們所解釋的：「父啊」。但這不是一般對「父親」的稱呼，而是孩子親切的口吻，是人們不敢用於天主的稱呼。這是聖父之子、的而且確是祂「孩子」的口吻，是耶穌在天主的共融內，與祂深深結合時的稱呼。

如果我們要問：在福音中，最能刻劃出耶穌特性的元素是什麼，我們要說是祂與天主的關係。祂時常都是與天主共融。與天父在一起，是祂個性的核心。藉著基督，我們才能真正認識天主。聖若望說：「從來沒有人見過天主，只有那在父懷裡的……祂給我們詳述了」（1:18）。如今我們真正認識天主自己。祂是父，是我們可以信靠的絕對美善的天主。馬爾谷聖史保存了聖伯多祿的回憶，他記述耶穌稱天主為「阿爸」時，還加上以下的話：一切為你都可能，你是全能的（參閱14:36）。那位美善的父，也是大能的，是全能的天主。大能即是美善，美善即是大能。我們可從耶穌在橄欖山園的祈禱，學習這種對天父的

信賴。

在默想耶穌懇求父的內容之前，我們要留意幾位聖史描述有關耶穌在山園祈禱的態度。瑪竇和馬爾谷告訴我們，祂「俯首至地」（瑪 26:39；參谷 14:35），祂採取完全服從的態度，這是羅馬禮於聖週五保留的動作。路加卻形容耶穌屈膝祈禱。

路加在宗徒大事錄提到聖人祈禱時，也是屈膝的：斯德望被人用石頭砸死時，伯多祿在復活一個死人時，保祿走向殉道的路上時，都是這樣。路加這樣描述了新興教會屈膝祈禱的小史。基督徒屈膝跪拜時，便加入耶穌在橄欖山園的祈禱。當基督徒受惡勢力的威嚇時，他們雖然跪下，卻挺著身子面對世界，但在天父面前他們是以子女的身分屈膝。面對天主的光榮，我們基督徒屈膝跪拜，明認祂是天主，但我們也以這個姿勢，表達我們深信祂必定凱旋得勝。